

TUXE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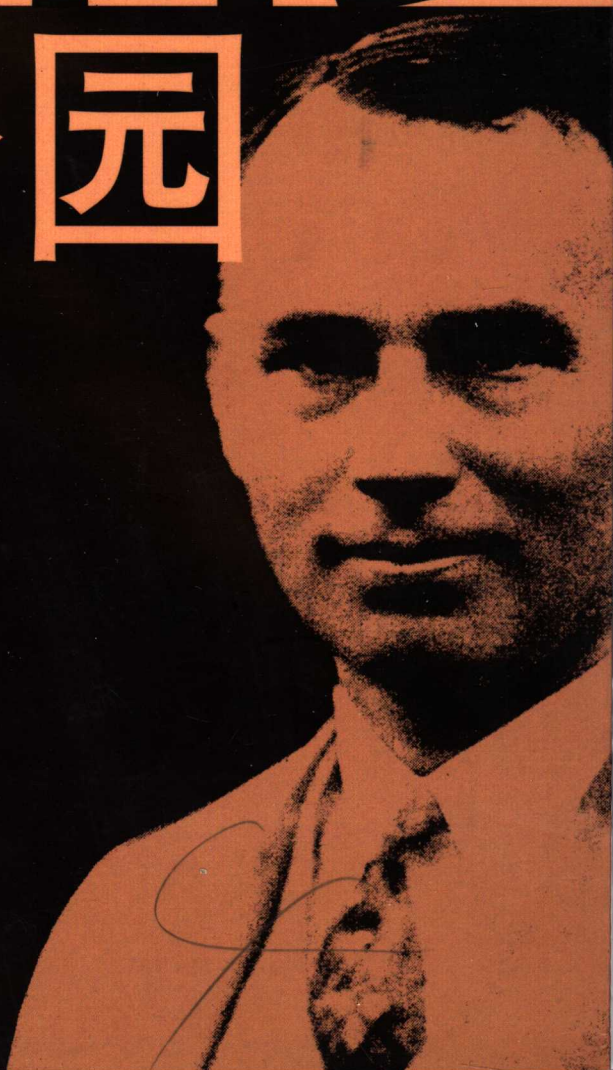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 揭开盟国赢得二战的秘密

改变二战进程的华尔街大亨及其秘密科学宫殿

PARK

[美]珍妮特·科南特◎著

塔克西多 公园



浙江人民出版社

TUXEDO PARK

塔克西多 公园

[美]珍妮特·科南特◎著
董邢燕◎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塔克西多公园 / (美) 科南特著; 董邢燕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10
ISBN 7-213-03019-1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03-119 号

I. 塔… II. ①科…②董… III. 卢米斯—传记
IV. K827.1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5083 号

TUXEDO PARK by Jennet Conant
Copyright © 2002 by Jennet Conant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5
b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塔克西多公园

[美] 珍妮特·科南特 著

董邢燕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176516 85061682
责任校对 张谷年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淳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淳安县千岛湖镇)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1
字 数 25.8 万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3019-1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阿尔弗雷德·李·卢米斯是一位英俊、才华杰出而又性情古怪的金融家。他的发家和崛起在充满赌博投机的20世纪20年代是华尔街的一个传奇。他预见到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在那次灾难中分毫未损。在其他银行家损失惨重的时候，他却趁机大发其财。

当在华尔街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卢米斯突然隐退，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他把他在塔克西多公园的私人实验室当成一个20世纪最具远见头脑的科学家的会面场所，这些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维纳尔·海森堡，詹姆斯·弗兰克，尼尔斯·波尔，恩里科·费米。

由于英国受到入侵威胁，卢米斯加入了万尼瓦尔·布什等的行列，动员平民科学家开展军事研究，以击败纳粹德国。和他的朋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厄内斯特·劳伦斯一起，卢米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战时实验室，招募了物理学界最著名的科学家。借助于他与其表兄——当时的陆军部长的关系，卢米斯促使美国政府投资数百万美元开发先进的雷达系统，而正是这些雷达系统帮助盟军最终击败了德国的空军和著名的潜艇。他还推动美国政府下决心制造第一颗原子弹。

卢米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科学将帅之一，他不仅在雷达的研发中立下功勋，而且加速了盟军的胜利。

TUXEDO PARK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 揭开盟军赢得二战的秘密
改变二战进程的华尔街大亨及其秘密科学宫殿

[美]詹姆斯·利南特·史密斯著

塔克西多 公园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建光

装帧设计：顾 页

E-MAIL: guye456@126.com

前言

如果“比小说还离奇”这个词曾经用来形容过任何一连串的事件,那么它也适用于围绕威廉·理查兹的自杀所引发的一系列古怪的情况。1940年1月30日,威廉·理查兹在以匿名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脑电波与死亡》出版前夕自杀身亡。作者以隐晦的笔触描述了百万富翁阿尔弗雷德·李·卢米斯那具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实验室和由他资助进行工作的那些古怪的天才同行们。理查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物理学家,多年来他一直享用卢米斯位于塔克西多公园^①那与外界隔绝的飞地上的豪华设备。众所周知,卢米斯该处的宅第是科学界和金融界大人物们聚会的场所。理查兹来自波士顿一个著名的大家庭,很早的时候他就痛苦地意识到这个家庭在国内知识界精英中所处的地位。他的父亲西奥多·威廉·理查兹是哈佛化学系主任,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姐姐格雷斯·理查兹嫁给了詹姆斯·B.科南特。当时科南特正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与这些精英分子为伍,仅仅只是颇有成就是不够的,如果没有非凡的成就,不管你做了什么都会令人失望。理查兹在音乐和艺术领域颇具才华,可是人们却期望他在科学领域取得伟大的成就。40岁时,当发现自己已经达不到这一目标时,他自杀身亡。在理查兹和科南特家族中,他的自杀被看成一种软弱和精神衰竭。这不仅是对其学术前途的背叛,还极其尴尬地向公众显示了个人的痛苦。我的祖父运用自己的影响掩盖了这一事

^① Tuxedo Park。本书中park虽仍按习惯译为公园,但不是指对公众开放的公园,而是指一个有牧场、林地、湖泊与别墅的乡村住宅区。——译注

件,从此再没有人谈起过这个话题。

我的父亲西奥多·理查兹·科南特当时只知道由于某个可怕的悲剧,已经失去了自己最喜爱的舅舅。围绕在舅舅之死周围那层厚厚的神秘气氛以及他小说中详尽而预示将要发生不幸的科学细节永远萦绕在他心头。他保存了一本舅舅的小说,这本令人震惊的小说在他死后出版,并连同另一篇未出版的讲述第一颗原子弹故事的短篇小说迅速消失了。我的祖父认为该短篇过于接近事实,无法在那些危险的岁月中出版,故将其没收。祖父强加于人们身上的沉默只是歪曲和扩大了威廉·理查兹的神秘,而在我父亲孩子气的眼里,他更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具有反叛精神、浪漫但又注定以悲剧结束。

多年以后,当我逐渐长大时,父亲喜欢讲述有关理查兹之死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通常在家族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墓地中举行葬礼时,我们会去寻找他和他弟弟的墓穴,后者也是自杀身亡的。我父亲总是开玩笑说每个上层的新英格兰家族都应该在奥本山上有一块墓地,在圣玛丽教堂有一条靠背长椅,在麦克莱恩(当地的精神病院)有一张推送病人的轮床。一次我们拜访昆西大街17号哈佛校长邸宅,父亲小时候在这里长大。他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卧室里,指着那张四柱床告诉我,他舅舅的尸体就是在那里找到的。对于发生过的事情,他活灵活现地告诉我许多完全不同的版本,满足了我的强烈好奇心。其中一个版本里,理查兹发明了一个灵巧的仪器并通过它使自己触电致死,是我惊恐万分的祖母发现了尸体。又一次,他告诉我祖父的哈佛传记作者,“那个新奇的仪器被装在一个释放致命剂量毒气的闹钟上”,杀死了理查兹,与他小说中人物被杀的方式完全一样。这些说法都不精确,但是那位传记作者和我都相信了他。

许多年以来,我开始被理查兹创作的故事,以及他的自杀这一不同寻常的巧合,还有随后的战争和原子弹的发明迷住了。我的祖父在制造第一枚原子弹的决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负责过曼哈顿计划,这一切更增加了事情的神秘性。像核裂变这么秘密的事物,理查兹是如何得知这么多真相的?他是否知道得太多了?在他关于卢米斯私人实验室的那部匿名的真人真事小说中,是否透露了比他想象的还要多的事实?当我日渐年长,我走进祖父新罕布什尔汉诺威的乡间小舍的地下

室，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箱子，阅读以往的信件和日记并寻找蛛丝马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父亲把祖父以往的大量书籍和信件送给哈佛大学时，我请求他留下所有理查兹的信。当时我已成年，正要踏上新闻职业生涯，我确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自己家族史中这奇怪的一章写下来。

同时我也知道这意味着要承认理查兹和科南特家族中存在代代相传的躁狂抑郁症，正是这种疾病造成了许多的悲剧和痛苦。我还得承认自己基因的脆弱性。于是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觉得没有准备好去写这本书。要去挖掘在祖父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们看来是他显赫生涯中的黑暗一角，这也让我内心挣扎不已。詹姆斯·科南特是个非常注重个人隐私、骄傲、整洁的人，把个人形象看得很重。家里的琐事被捅到报纸上，那是他十分不情愿的。故事中还有一些疑点。我的祖母敏锐地意识到，研究生们总有一天会东翻西看她的私人信件。于是她很有条理地把一切与个人有关的记录都给毁掉了，还撕去了日记本中的许多页。她烧掉了自己母亲和兄弟的大多数信件。

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清楚明白地显现威廉·理查兹的生活，我一开始从调查阿尔弗雷德·卢米斯着手。像卢米斯那样取得巨大威望和成就的人中，极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成为历史的重要陪衬。我找到的大多数有关卢米斯的书中，只有寥寥几行提及他，最多也就是一两段。他似乎总是站在重要事件的边缘，极其密切地牵涉其中，却同时不知怎的被忽略了。然而这个人却是我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卢米斯靠自己的能力发家，他是个打破旧习、沉默超然的人，这一切都不符合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传统标准。他太复杂，根本无法对其加以分类——金融家，慈善家，公众人物，物理学家，发明家，非专业人员，业余艺术爱好者——真是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当时的世界圈子更小，处于权势位置的人们由于家庭、学校和俱乐部的联系而彼此熟知，所以卢米斯认识每一个人。他完全是个局中人。尽管20世纪20年代他冉冉升起成为银行业一位最有权力的人物，在1929年市场崩溃前退出市场，大赚了同行们一笔，并坐在高山似的现金上安然度过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却并不满足于自己在华尔街的收益和殊荣。由于自身的家庭背景和教育，他感到有责任追求一种与成功的外部标志无关的杰出成就。

卢米斯具有远见，深知科学不久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力量，于是他利

TUXEDO PARK 塔克西多公园

用自己巨大的财富把一群天才的青年科学家吸引到自己的私人实验室,资助他们进行先驱性的研究,将知识的新领域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塔克西多公园的隐秘领地里创造了一种科学的田园生活,并禀着自己对发明和实验主义的信仰为一系列的科学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些发展不仅将改变战争的进程,最终还将改变现代世界。十多年来,威廉·理查兹是塔克西多公园卢米斯那个杰出的圈子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抓住了两次大战之间那个不为人知的阶段。当时最后的一批文质彬彬的科学家们专心于纯粹的研究,现实世界的需求还未呼唤他们起来投入行动。在他们生活的十字路口,我瞥见一个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故事,它带着货真价实的美国气息并具有历史的高度。不断侵扰卢米斯家庭的精神疾病最终导致其痛苦地离婚,选择隐居的生活。在这中间,我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它促使我与自己那独特的家族遗赠言归于好。

前言	1
第一章 赞助人	1
第二章 与生俱来的天才	14
第三章 电力经纪人	33
第四章 科学殿堂	50
第五章 现金	73
第六章 充沛的精力	98
第七章 巨大的机器	121
第八章 战争的回声	140
第九章 珍贵的货物	163
第十章 闪电战	191
第十一章 不管部部长	218
第十二章 最后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	233
后记	265
致谢	273

第一章 赞助人

沃德微笑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开心的。那微笑是一只天鹅绒的手套,掩盖了他钢铁般的意志,他决定要不遗余力地进行他的计划。

——摘自威廉·理查兹《脑电波和死亡》

1940年1月30日晚上10点刚过,东83大街116号大厦看门人发现早上送给一位房客的一瓶牛奶还放在他门前。租住三间房的那套公寓的年轻人并没有说过自己要出城。他是个引人注目的家伙,个头非常高,至少有六英尺四英寸,很瘦,一双蓝色眼睛十分锐利,还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人们发现威廉·T.理查兹死在浴缸里,手腕被切开了,从伤口处流出的血把浴室的墙弄得斑迹点点。他当时身穿睡衣,脑袋靠在一个枕头上,手边放着一片剃须刀的刀片。他以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化学教授,当时担任位于纽约塔克西多公园的卢米斯实验室的顾问。他死时才39岁,个人资料中提到还有一位母亲叫米里尔姆·斯图尔特·理查兹,住在马萨诸塞州。现场调查的侦探要求坎布里奇警方跟她联络。据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道,威廉·理查兹来自波士顿一个德高望重的家庭,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已故的哈佛教授西奥多·威廉·理查兹的儿子,格雷斯(帕蒂)·塞耶·理查兹的兄弟。格雷斯的丈夫是当时哈佛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

尽管他的死明显是自杀，有关该事件更令人不愉快的方面都尽了一切可能给遮盖起来了，波士顿的报纸也从没有刊登过事件的细节。理查兹的兄弟塞耶被迅速派到纽约，以确保不让母亲和姐姐发现大多数众人皆知的事情。在浴缸边找到的遗书被毁掉了，上面的内容从未向外透露过。很自然地，理查兹家族关心自己的名誉，但是这中间还有更加微妙的迫切考虑，他们把尽一切可能掩盖比尔自杀一事看得至关重要。米里尔姆·理查兹千方百计想要阻止任何谣言的传播，她起草了一封信，试图以更好的理由对儿子不合时宜的死亡进行解释。她把信寄给了重要的朋友和亲戚。信中说比尔长久以来“病情严重，令人不安”，几年前他还接受过腹部大手术，康复情况不太理想。她甚至还提出一种可能性，说他的死是意外事故，“比尔死于过量服用安眠药”。这完全有可能是她的家人告诉她的。

根据朋友和科学界同事们充满深情的回忆，他的哈佛讣告一开始是这样的：“毫无疑问，威廉·西奥多·理查兹是我们中间最有才气的一位。”他对新的科学现象很感兴趣，其想法的独创性引导他进入实验工作。但是他的聪明才智赋予他躁动不安、涉猎极广的个性：他是个天才的画家和音乐家，人们一致认为他大提琴拉得很专业。据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使他成为“一个真正多才多艺的人”。在父亲的坚持下，他成了一名化学家，但心思却不在那上面，他还发现很难迫使自己进行常规的试验和费力地积累数据。这些东西本来可以给他带来更多可供出版的资料，为他在自己领域带来更多的声誉。他的同学利奥波德·曼内斯写道，“他所拥有的智力可以用了不起来形容”。他也是一位科学同行和音乐家，他推测说理查兹当时对于完成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艰巨要求感到绝望。“根据他对生活、科学、文学和音乐——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解令人吃惊——的态度，他是个无情的完美主义者，因此也成为毫不留情地审判自己的法官。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这些标准。”

理查兹喜欢独处，认识的朋友也只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智力超群的圈子里。由于平常惯于讽刺，大多数同龄人都对他避而远之。这种才智使他不不管在嘲弄自己还是他人时都能迅速察觉任何人性的弱点并加以攻击。在极度放任自己的情况下，他会无情地对任何人进行模仿，从阿道夫·希特勒到信任他的某个多愁善感的愚蠢女人，概不例外。在大多

数人看来,他既诚恳,又冷淡,还有一点高傲。在他的冷漠间,不时还会插入几段健康不佳和精神抑郁的时期。最后他放弃了普林斯顿的工作搬到纽约。在那里一边兼职做化学顾问,一边投入到费力的精神疗法中。哈佛的历史记录中谈到,“比尔经过十年与严重的精神衰弱症无畏的斗争(该病尽管得到治疗但他的状况却仍每况愈下),自杀身亡。”

然而理查兹的死对吉姆·科南特和妻子帕蒂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仅仅在几个星期前,理查兹还跟他们一起庆祝了圣诞节,还在他们昆西街17号石砌的哈佛校长的官邸小住。那时,尽管他的精神状况总是不太稳定,但他看起来已经“取得了真正的进步”,他的母亲后来在给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写信时哀叹道,他的进步非常明显,“去年的夏秋季节他心情非常愉快,健康状况很好,还写了一个侦探故事取乐”。理查兹把书稿交给斯克莱布诺出版社,“对方马上就录用了”。

在他自杀前几个星期,他的小说《脑电波和死亡》以威拉德·里奇的笔名出版了。这本书从绝大多数方面看,是一本传统的谋杀神秘小说,但令人感兴趣的是,故事的场景设置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实验室里。那里,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在努力进行一项测量大脑发射的电脉冲的实验。理查兹改变了标准的“密封的房间”模式,把谋杀设置在一个锁着的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室不断地受到高度敏感的监听设备和监控镜头的监控。小说得到了好评,《纽约时报》评论该故事“设计巧妙,有独创性”,并授予威拉德·里奇“在制造神秘小说的贩子中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显然没有一个评论家意识到该书作者已经死了,也没有人意识到他已经在书中恐怖地预言了自己即将来临的死亡。小说中,第一位受害人比尔·罗伯茨是个高个傲慢的年轻化学家。

当时,只有一小群精英科学家才有可能知道,尽管理查兹用来杀害其文学作品中第二自我的方法是他自己发明的——也就是将一种冷冻的致命毒气加热至室内温度后释放到空气中——但实际的科学原理和实验室本身却都是真实的。作为理查兹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哈佛化学教授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立即就猜到了真相,“那完全是对卢米斯实验室和经常光顾其间的人物的复制”。尽管情节是精心设计的,这部小说从本质上说是一部真人真事小说。去过那里的人没有一个认不出“霍华德·M.沃德实验室”实际上就是现实中位于塔克西多公园的卢米斯实验

TUXEDO PARK 塔克西多公园

室，而领袖人物沃德很显然是以阿尔弗雷德·李·卢米斯为原型的。这位极其富有的华尔街巨头和业余物理学家拥有无数的发明，他还声称拥有测量脑电波的脑电图仪的专利。

小说开头几段分毫不差地捕获了卢米斯那秘密的世界，在那里科学家们和上层社会进行交际，在文雅而学院式的气氛中讨论和研究天文、生物、精神病学或物理学方面的智力问题。

霍华德·M.沃德实验室不是那种医院式的研究机构，那些地方被纯科学像毒蛇般阴森森地缠绕着，毫无趣味；这个实验室还包括一个网球场、骑马专用道和一个九个球洞的高尔夫球场。那里的客人们无须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科学研究上，他们可以活得充实而优雅。

从理查兹口中，基斯塔科夫斯基第一次得知塔克西多公园的卢米斯私人科学实验室的存在。那是一块严加防守的金钱和特权的飞地，依偎在拉马波山脉的山麓丘陵上。塔克西多公园位于纽约西北部40英里处，1886年由烟草大亨皮埃尔·洛里拉德开发成为一个私人的湖滨度假胜地。他那些富有的朋友们每年都在那里避暑。这个质朴的休养所成了美国社会主要的聚会场所。沃德·麦卡利斯特把它叫做“四百家族”，真是恰当不过。富有的大人物们在拥有40个房间的木屋里与大自然息息相通，每幢木屋有10间卧室，还有花园、马厩，以及为一小群佣人准备的房间。主人要求他们别具风格地招待客人。包括洛克菲勒和摩根家族在内的金融中坚分子都是那里的居民。埃夫里尔·哈里曼也占据了附近一大块叫作“阿登”的地产。多年来，塔克西多公园以其入会限制严格的俱乐部和传说中的舞会为自己染上了一层皇室宫廷才有的光彩和传说。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光彩变得有些暗淡，但它仍自封为纽约富人的凡尔赛宫。

作为一名著名的银行家和社交名流，卢米斯是那个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那里拥有好几处宅第。然而据理查兹的描述，卢米斯有些古怪，他蔑视自己身边那种迷人的纷乱。他对科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作为J.P.摩根公司的子公司、蒸

蒸日上的债券投资公司邦布赖特公司的合伙人,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他有可能扮演一个科学赞助人的角色,这种赞助关系就像19世纪英国伟大的科学家们(比如查尔斯·达尔文)和雷利勋爵的关系那样。为了这个目的,卢米斯已经在塔克西多公园购买了一幢叫作托尔宫的大宅。房子是用石头建成的。他把它改成一个私人实验室,并在那里放任自己在物理还有化学、天文等方面的业余爱好。在托尔宫里他尽情享受,同时也邀请杰出的科学家去那里度过漫长的周末和假日。更重要的是,就像理查兹告诉基斯塔科夫斯基的那样,卢米斯还向“身无分文”的青年科学家们表示了他的好客,为他们提供定期的生活津贴,使他们作为专业的试验员在他的实验室努力工作的同时能享有雅致的生活条件。

理查兹确保基斯塔科夫斯基——伙伴们叫他基斯特——从卢米斯实验室获得了一笔慷慨的补助金。1926年秋天他们在普林斯顿相遇并迅速成为朋友,当时作为新教师他们被分到一楼的同一间实验室。两个人都很高,外形都令人难忘,都是机智的健谈者和沉默内向的科学家的矛盾混合体。两人立刻发现彼此都有在深夜大谈哲理和喝仿杜松子酒的爱好。由于当时正处禁酒时期,化学系不得不自己动手,两位化学家根据自己的配制将私酿白酒和干姜水掺在一起,多少取得了一些成功。理查兹当时受到自己富有家庭的资助,不久便注意到他的俄罗斯同事刚刚流亡到美国,还得寄钱给欧洲的家里,靠着一般讲师160美元的月收入生活得有些困难。当得知基斯特欢迎任何额外的资助时,理查兹在卢米斯面前替他说了很多好话,跟他把基斯塔科夫斯基推荐给他的“劳伦斯表哥”时如出一辙。A.劳伦斯·洛厄尔当时是哈佛的校长,是比尔的舅舅。他在电话中笑着保证基斯塔科夫斯基不像某些“粗野糊涂的俄罗斯人”,尽管他刚来美国,但却是个“完完全全的绅士,外表和餐桌礼仪都很得体”。

在到达普林斯顿前几个月,理查兹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将自己推荐给了卢米斯。当时他正在格廷根完成博士后的学业,一个星期天早上他坐在公园懒散地翻看《化学摘要》。正在这时,一段简要描述“卢米斯实验室”一项实验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立即给实验室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可以进一步展开实验的某些部分”,他甚至还略述了这

TUXEDO PARK 塔克西多公园

个实验可能的结果。过了几个月,他从实验室得到答复,他们已经把他的建议付诸实践,结果跟他预料的一样。随后来了一封正式的邀请信,请他去卢米斯实验室工作。

多年来,许多个周末和假日,理查兹和基斯塔科夫斯基一起在普林斯顿和塔克西多公园之间奔波。他们合作进行了一些研究性实验。1930年,两人作为研究员在卢米斯实验室度夏。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不仅食宿比任何其他度假酒店要好,而且在放松了对妇女的限制后,托尔宫周末的娱乐还包括喜庆的野餐、喝酒、聚会,以及出席者穿宴会小礼服并打黑领结的雅致宴会。回想当年,他们都还是雄心勃勃的年轻化学家,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能跟美国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R.W.伍德等传奇人物一起工作,自然欣喜若狂。卢米斯邀请伍德担任塔克西多公园实验室的主任。他们与卢米斯以及许多其他的杰出合作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实验,首次进行了强超声波辐射等实验,并骄傲地看到一长串研究结果刊登在科学杂志上,或被美国和欧洲实验室采用。

基斯塔科夫斯基当时已经加入了哈佛大学化学系并成为科南特的密友,他从未公开透露过理查兹的小说是以卢米斯和托尔宫的脑电波实验为基础的。在哈佛大学措辞谨慎的理查兹的讣告中,他只匆匆提到一次“塔克西多公园的A.L.卢米斯先生”,圆滑地指出理查兹在实验室的工作给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强烈享受科学乐趣的一段时光”。然而具有代表性的是,他还是忍不住抛出一个暗示的诱惑。在谈到物理化学家中极少有人比他已故的这位朋友更加敏锐时,基斯塔科夫斯基说,理查兹对工作的简洁陈述能力无人可比,“他总是以最佳的文学形式加以表述”。

理查兹死时,基斯塔科夫斯基仍兼职为卢米斯工作。但是工作的风险更大,从事的项目十分秘密,甚至重要得令人害怕,这使他把理查兹对卢米斯实验室的讽刺当成是一场轻率而构想糟糕的恶作剧。理查兹一直对权威和习俗嗤之以鼻,也蔑视科学界同事们狭隘的视野。有一次他甚至抱怨同事们,“除了事实这个生活的基调外,什么都不谈,而我更喜欢意味深长的第三和声。”但是对基斯塔科夫斯基这个17岁就曾在二战结束前与入侵的德军作战,而后又与布尔什维克战斗,最后受伤不得

不逃离祖国的白俄罗斯人来说,另一次欧洲战争的前景比一切都重要。在过去他或许会与理查兹一起嘲笑卢米斯和他对科学家那种收藏的态度,此时他却欣赏对方是一个懂得办事的人。卢米斯有几分拘谨,身穿平民服饰却有着四星大将的风度,处事强硬果断。

尽管有人或许曾告诫基斯塔科夫斯基要小心慎重,但他们其实根本无须这么做。卢米斯对这本书大发雷霆,威胁要以诽谤罪起诉作者。他非常注重个人隐私,面对一个如此亲密的老朋友的背信感到十分震惊。十多年来,理查兹已经成为托尔宫的一个常客,对那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就在他自杀前几个月,卢米斯已将实验室投入到和战争有关的高度敏感项目中。卢米斯希望理查兹的不幸死亡和他那本小说不要引起任何会使自己声名狼藉的传言。

吉姆·科南特也不想这样。他把那本书看成是一样令人极度尴尬的东西。妻子家族财政上的无节制以及精神危机不停地折磨着他,这已经足够糟糕了。这一次坟墓里的小舅子却又因他那牵连他人的故事制造出是非。帕蒂·科南特感到非常痛苦,央求弟弟塞耶立刻把书收回。但是已经太晚了。不久科南特就发现《脑电波和死亡》并不是理查兹唯一的遗赠。

凭借其对前沿研究最新进展情况的了解,理查兹完成第一部小说后又写了一篇更加耸人听闻的故事。在他死后从其寓所收集的资料中,有一卷标题为《铀弹》的短篇小说初稿。又是以威拉德·里奇为笔名。打印的书稿字体纤细,封面上有他文学代理商马德琳·博伊德的名字和地址。很显然他是想拿去出版的。理查兹是《惊险的科学小说》杂志的狂热读者,或许他想把这篇小说发表在该杂志上。这个杂志经常刊登H.G.威尔斯式的未来幻想小说,是持有世界末日幻想的科学家们喜欢的聚会地点。这些人自己都是优秀的作家。理查兹的故事以一位乳臭未干的青年化学家珀金斯(理查兹)和俄罗斯物理学家鲍里斯·兹梅诺夫之间的碰面开始。后者试图让出身名门的美国人珀金斯去警告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们和总统,“必须设法消除人类面临的威胁。”兹梅诺夫确信纳粹想要制造一个炸弹,并说他们在核裂变方面取得了突破:已经分裂了铀核,释放的能量是其他任何炸弹的50万倍。“一吨铀就能造出一个炸弹把曼哈顿岛炸个底朝天。”